河汾教

V
A195.776
W48

册 5
卷 5

辨曾子子夏教汾州府九學諸生

按部西河以三月二十二日過卜山二十三日視學晉諸生而教以曾子子夏之辨

朱考亭云聖門自顏子下顙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下篤實莫若子夏愚以爲子貢與子夏未可以若是班也子貢與聞於性與天道而日月升天之喻的見孔氏冠生民以來之百王說辭闢孟子之先可謂顏曾之亞匹矣論語所記子夏諸說皆文學之緒論而無能名夫子之大者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皆欲以事

孔子者事有若則其知孔子亦謟矣視子貢六年築場之思與曾子江漢秋陽之嘆良有間及其老於西河之上則使西河之人疑之於夫子而無能暢聖人之蘊已爲曾子所督責矣蓋子夏之學不出於文學詞賛之間是以不足以盡孔子之大其所教門人小子者不過灑掃應對之末子游已譏之矣其門人疑其拒交之稱亦轉而問之子張子張亦譏之矣二子者與之同事有若者也子游者又譏曾子之言不如有子之似孔子者也而亦與之不無異同則其學之

600121
JAN 6 - 1941

不足盡聖蘊可知故其學一傳而爲田子方先儒病其驕是田子方已不受子夏之牢籠矣再傳而爲莊周至於詆孔子莊子者其才鋒與孟子齊肩者也彼見其師承之說止於訓詁詞章而已必已陋之曰聖人內聖外王之學之全豈僅爾爾其遊逸崢嶸之論方術曠蕩之言曠然獨立遂至於以詆子夏者詆孔子是莊子之才非子夏之學所可收而鑄之也曾子之學學其大者是以盡孔子之大是以一傳而爲子思再傳而爲孟子向使田子方得游曾子之門安得

流而爲驕使莊子得子思而事之親聞天命天載至聖至誠之極論將首肯之不暇其爲孟子無疑也又何至於詆孔氏之徒乎然則莊子之不得爲孟子者亦子夏之過也孟莊同時而道不同均之出於孔子而所從來之宗固已殊矣故孟子品曾子子夏之似黜舍有差別而獨尊曾子以大勇耳諸生生於西河之里爲子夏之鄉其流風想可挹將爲子夏之學與抑爲曾子之學耶得無有莊周其才而願聞聖人之大全者吾且願與之偕歸於孟氏矣

學而賢賢顏淵求飽四章教汾州府九學諸生

是日汾州府學賈守珍講學而時習之一章汾陽縣學牛柄講賢賢易色一章介休縣學郝民極講顏淵問仁一章寧鄉縣學王守庸講君子食無求飽一章爰解剥其義而教諸生

聖人之學曰仁仁者混物我而一之則其量而其要在無欲無欲則無我而後可以混物我而一之故已之念不能舍却者爲人欲之根蔕而食色重故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色尤甚人生於色故尤嗜

色惟賢賢乃可以易色之嗜易之爲言猶云代毛易骨如仙家之有換骨丹也聖學先化色念而食繼之故云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居無求安蓋包色而爲言者矣色之屬目愛之根也然佛氏又稱觸欲兼視與觸而色之義備故孟子所云目之於色四肢之於安逸者可合之以証色之害聖人之所謂學而習者其必先學習於食色之間矣食色者克己之最先者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則不以少艾妻子之慕奪慕父母之初念而後可達之君臣朋友之間則朋來之不能不樂有道之不能不正事言之不得不歛慎人不知之不能不忘情也所謂復禮而天下歸之仁者也易之卦位自乾而坎蓋天性一落於形氣則人欲困之矣故曰習坎習於坎而得艮艮止也止者止乎食色者也止乎食色而後可以漸返之乾賢乾也色坎也返之於乾者仁也習之於坎者克己之謂也

廣唯求非邦教汾州府學諸生

其月之二十四日合試汾州汾陽平遥介休孝義石樓臨縣永寧寧鄉九學之士葢七百人汾州府之目爲唯求則非邦也與爰廣諸以教言

朱註解曾皙之問有不可解者四既許之以有堯舜氣象堯舜非不用世者也何至三子之用世而即疑之此似出之沮溺之口豈學聖人者之所宜有者與則向之所謂堯舜氣象者安在此不可解者一聖人既明言哂由之故止在不讓不在爲邦又何至於求

赤之爲邦而疑之何向之透悟而轉盼之間遂成愚
矇此不可解者二點有童冠與偕之雅其與人爲善
之氣象藹然矣而必欲聖人笑人曰夫子何不哂求
何不哂赤惟欲以聖人之笑人爲快是何肺腸也殊
甚不類天下豈有專欲其師之笑人以爲快者乎此
不可解者三據注則點之問以求赤之欲得國而治
之爲當哂者也而夫子之答之則曰爾安見其非邦
乎點之所問既正以爲邦之可哂而聖人即實之以
爲邦所答與所問了不相應從來無此問答也此不

可解者四愚以爲論語之文勢本淺而人反求之於
深其指意本易解而人反騖之於難此其指所以經
傳註而反晦而夫子曾點之問答直茫然於千載之
後耳夫曾點之敏妙爲聖門第一流聖人之贊嘆爲
七十子之不再見豈有前神悟而後癡愚明於聖學
之絕岸而昧於啓齒之片言者乎蓋曾點之志與聖
人同則雖不言用世而其與物同春之雅已可想其
治天下之槩矣點之志蓋治天下者也三子者蓋在
治一國者也點以三子治一國之局不足以章大儒

之效以其學術爲未圓也故欲與聖人一明質其出處之大略問三子者之言何如聖人曰亦各言其志也者固不欲以一律程人者也治天下之與一國志與才固有等矣必不可以强而同之三子之用世之具雖小而却實點之用世之具雖大而未踰蓋點止有堯舜之志未必有堯舜之具而三子雖不可語之以上聖之規模然其才可試之而即效者此聖人之所以兼許三子也點問夫子何哂由也者蓋云夫子既不病其規模之小則由可以不哂矣聖人以爲非哂其規模之不足與於天下特病其不知爲國之任禮讓此一截哂由之指已洞然矣故下二則之問與哂無涉直以爲求不如由則又小赤不如求則又小故問唯求則非邦也與者以爲由之千乘之國尚可以稱一邦而展其駕馭之略至如求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小小甚矣此與一邑何異有邦之名無可布之實者也似乎不足以稱邦矣聖人曰是亦足以爲邦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便不可謂之邦有社稷有人民亦足以試宜民宜人之才矣先王制國

七十里而伯五十里而子男亦不聞當年封建之賢者以爲小而病之耳點又曰惟赤則非邦也與者益云求之說尚有封疆之規模是志在爲小國之諸侯者也赤乃僅欲作一大夫事端章甫以立於人主之前則其下求又當一等矣不志乎小邦之君而願爲邦君之大夫此何爲者也聖人曰是亦欲爲諸侯也宗廟會同非諸侯安有此一國之禮樂赤豈小於二子者耶足兵足食固爲邦之具宗廟會同亦爲國之具是赤亦二子之流皆下天子一等爲諸侯南面之才者也此其說聖人直以點爲座上之第一客而許之以內聖外王之學以諸侯南面之事許三子學術差等判然如人物一表是點之說原無前後之兩截而聖人之許之者始終以點爲太上之撰不得其問答之語而謬以爲若於點有憾焉者則矛盾而不通矣而諸生之爲文或至有以聖人之所答爲曾皙之所問則語意總蒼茫而不似耳

廣善人信人教汾陽縣學諸生

汾陽縣之目爲善人也信人也爰廣諸以教言善性體也至聖神而後能盡其性則止至善者也顏子願無伐善善而至於不自有之非大而化之其能忘其善耶孟子又嘗謂樂正子其爲人也好善善性體也仁善長也好善者率其秉彝之性志於仁者也是樂正子之學直從性宗立根爲聖神之嫡派從來未有不從性宗立根而可終止於至善者他人之學不過分求之强與知慮多聞識之間支離零丁之禰

爲二三爲十百千萬而非一也一也者立根於性之善人雜立於善與惡之間而謬意乎聖神之界此學之所以岐出而爲百氏也

廣豈徒順之教平遙縣學諸生

平遙縣之目爲豈徒順之爰廣諸以教言

天地之化一順一逆陽順而陰逆陽主生生之謂順陰主戕戕之謂逆易先天之位自震至乾者順也自巽至坤者逆也自震至乾之謂順者陽漸長也自復之一陽以至於乾之六陽而陽極故謂之順自巽至坤之謂逆者陽漸消也自姤之一陰以至於坤之六陰而陰極故謂之逆先天之序自乾一而至震四是由陽之極以至於陽之初也自巽五而至坤八是由

陽之盛以至於陽之衰也總之陽漸退而陰漸長故以易爲逆數者先天之序也一順一逆者先天之位也人生而有性情性本天而屬陽情本地而屬陰故性宜順情宜逆遇理境則宜用順遇欲境則宜用逆陽可順也而陰不可順也聖人之扶陽而抑陰善之芽則獎進之惡之漸則坊杜之性善者也故率之而爲道孟子所謂言性者以利爲本比之於水之就下也情善惡之分而惡之始也任其情之所之則飲食男女之欲不至於桀紂不止也荀子所謂桀紂性堯舜僞者誤認情以爲性也認情以爲性故以爲性惡也孟子謂性善而情亦善者率性而爲情則情亦善是陰爲陽用也任情以滅性則情即惡是陰爲陽害也楊子所謂人之性也善惡混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馮者亦誤認情以爲性也認情以爲性故以爲善惡混也震宮之復謂之天根天之根是性之初也一陽之復而至純陽之乾則性之分盡是天之陽聖人之所扶也巽宮之姤謂之月窟月之窟是情之初也自一陰之姤而至純陰之坤則情之流極是地之陰

聖人之所抑也然陽之始謂之春即吾性之初陽固可謂之春而陰亦可謂之春者率性而爲情則情亦性也而陰亦陽也夏固春之積而秋冬亦未始非春之運於其間矣故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六陰數也三十六者亦六六之而陰數之全也其中有往來之生意焉謂之春是有一陽以暴之而衆陰莫不噓此春也天地之間皆陰也惟日之一陽爲春有此一陽而萬物莫不化而爲春矣人之一身百骸皆陰也惟心之一陽爲春有此一陽而百骸莫不化而爲春矣以一身而遊於天地之間所歷皆謂之宮皆謂之陰而惟率吾心生生之性而爲道則所歷之宮皆春也皆春之於吾性之春也皆春則順固順也而逆亦順也故易自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情情而本之於性故謂之順是易之數逆而易之理順者也

廣根心生色敎介休縣學諸生

介休縣之目爲根於心其生色也爰廣諸以敎言

注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

愚謂此所性謂人生而有至善之性也非謂其性之

之人也如注說則全歸之生知矣君子之所性者仁

義禮智也根於心則得之於人工之養矣人之所性

雖均而養不齊無養則其性隱而不見而其心爲無

根之心性從心從生蓋心之生理也有養則有根生

理生生於心之中自生之於色矣太玄曰潛心於淵

美厥靈根竟夫以陽生爲天根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所謂根於心也愚嘗謂人倘的於何年何月何日何時而眞有作聖之志乎此志立時便是混沌立基是更生一我也是我更立一甲子也而自此以往我心始有根矣故自赤子以來童體初虧便是吾身之月窟自紛擾中一念還元而顧毋便是吾心之天根

廣時行物生敎孝義縣學諸生

孝義縣之目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爰廣諸以敎言

邵子曰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數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物之所生長收藏者則四時之收功也長之收之藏之皆所以生之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則百物生焉是天道之妙在運行信不假於諄諄然命之矣聖人以行字破言字正

吾無行而不與之意與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天道運而無所積而日月星辰分其令故錯行而爲四時聖人者上律天時者也易六十四卦皆時也孔子聖之時以仕止久速當春夏秋冬者也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者聖人之能事也

廣興詩立禮教臨縣學諸生

臨縣之目爲興於詩立於禮爰廣諸以教言

人之赴聖賢之程者必先開其步驟使之視萬里如咫尺無輒先嚴之以繩繩之太早則其收功必不大且遠故曾點之志如矯鳳凰之羽於千仞之上一切世界皆在其顧盼之下而一歸之於秋實則堯舜欛柄在手矣伊川以來其教人長於禮而短於詩考亭則步步踵伊川者也其流大約可以成就中人之寡過者使之望大道之津不免其膠於尺尺寸寸也二

程蚤歲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陸氏曰伊川後來並此意亦失却其說雖過然其病亦自可見伊川之遜明道一籌亦豈非以坐一月春風之趣短耶陽明送人還新安詩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則興詩之意可槩見可謂善解人之桎梏者也予童子時嘗以太白堯夫伯安三君子之詩可歌咢者爲一奏諷誦之於雲行月流之會是其所入處也請以質之二三子

廣進禮教石樓縣學諸生

石樓縣之目爲孔子進以禮爰廣諸以教言

孔子論儒行曰難進易退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曰有命者非徒爲破齊之詞也天繩人之律令在禮義獲罪於天不可禱人之所進安知不爲天之所退乎人之所退又安知不爲天之所進耶孔孟之終退而不輕進者知天之有以終進之也昔者小人之與朝議者欲逐朱子下其旨於朝宰相趙汝愚持之不下小人曰朱某易退徑予之命彼必不肯留朱子得

命卽日出國門宰相聞之方議留而朱子之去已有間彼明知朱子之爲君子又明知朱子之不可苟榮以祿也而卽以其所自守之節爲去之之術程朱所以不可以及者正爲於富貴一途放手得耳無論下士卽韓范輩所以遜程朱一步者或其立脚處亦不能輙出宦情一格之上使宦情不到其胸中則程朱氏矣世之所贊以爲名臣者其出處終不如大儒爲有體而世之相期以名臣不相期以大儒也則宜其周旋世套而不能自解免也然大儒不可望惟眞文人之全精神在文章不在富貴者爲放手得也蓋自恃有不朽之具則雖罷官而有以自處也

廣先知教永寧州學諸生

永寧州之目爲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爰廣諸以教言

待其將至而知之者後天也不待將至而先知之者先天也禍福後天而應善不善先天而感不善者先天中之後天而原無不善之天善者先天中之先天而爲天之命人得之以爲性者也故天道賞善而罰不善人道爲善而去不善天人之間捷於影響至誠自吾一動念之初以操券於千萬里之遠千萬世之

後惟其知天而知人故以天道自處而即以天道律天地萬物天下萬世而莫之爽也是故觀堯之官天下而知其後之必再興而爲劉漢也觀皐陶之淑問而知其後之必有天下而爲李唐也觀稷之養而知其子孫之宜有八百年之天下也觀其以養爲主而知其後之有天下者之尚親也觀契之教而知其子孫之宜有天下又宜其後之有天下者之尚賢也又宜教之功其子孫之有孔子以教萬世也又宜養之功其子孫之有周公以定治天下之禮樂於後世也

觀周公之定禮樂於後世而知其後之宜有孟子以佐孔子也觀周之尚文而知其後之當化而為縱横之世界也觀益之掌火以焚山林而知其後之有天下而爲秦者終以烈政行而不可久也觀秦誓一作而知其可以繼周也觀舜之官天下而知其後之必有天下不僅以田齊應也觀漢高之輕士嫚罵而知其後之無仗節之士也觀光武之重子陵而知其後之有三君八俊而孔明爲之結局也觀唐之華夷一家而知其化而爲五代之以夷人割十六州也觀石

晉之割十六州而知胡元之主中國也觀宋之表韓通而知其後之有文文山也觀宋之得天下不以兵戈而知其後之武功不競觀其不都關中而知汴之不可守也觀光義之負太祖而知其子孫之北狩觀太祖之負周而知其亦失天下以小兒也觀告子之性無善不善墨子之兼愛而知佛說之必入中國也觀老莊之輕禮教而知其不至於無君無父髡頂赤足不止也觀漢武之好通外夷而知中國之終化而爲五胡也觀周之遞而爲五霸聚而爲七雄而知後

之有三國之異魏六朝之南北五代之南北以應其分也觀三皇之法三才而知其有三王之三統也觀三代之異尚法迭興而知後之有漢唐宋之一統以應其合也觀孔子之教在萬世而知其子孫之世爲賓師超出於帝王之系也觀孟子之推孔子而知其子孫之附孔氏以遠也觀孟子賢孔子於堯舜而知諸儒之報之過於夔龍畢散也觀太公之以取天下之才親治齊而知其必爲霸之首也觀晉文侯之有功於東周而知其後之宜世霸也觀召公之夾輔王室

而知燕之姬姓獨後亡觀其布化倣周公而知其後之宜有邵子道觀孔子之刪六經以垂萬世而知必有續之者也觀文中子續經不行而知其必有真可以續之者在孔子三千年之後也吾蓋即往日之世變而覆按之即孔子之決十世之可知亦必以殷周之因革而知之其十世五世四世三世希不失之論亦按之於往孟子之五百年亦按之於往也不按之於往無徵則不信故知來之逆即可按之於知往之順道

廣三疾教寧鄉縣學諸生

寧鄉縣之目爲古者民有三疾爰廣諸以教言人生而無氣質之病者惟天下之至聖其他但假人道以修持之者則不能無偏陂之害矣鴻範剛克柔克之論正欲以救其高明沉潛之疾也伯夷之隘伯夷之疾柳下惠之不恭柳下惠之疾去其疾則可以爲孔子而惟其有此疾所以成清和之品不苟同於世人也故狂狷皆疾也鄉原雖無疾寔不知痛癢之頑夫而不可藥者也然則聖人之教人非不欲狂狷

者之不藥其疾以遂之也正以爲狂狷而後可藥耳扁倉之針可以一用而立効者其本症現也聖人葢得狂狷之脉矣不知痛痒之頑夫已化而爲形骸之土木是無脉之人也又何所用其藥石耶夫葛之誕節而覃施欲理之而爲匣中剪剪之輕霜則必曰是刈是濩刈以取其材即聖人所謂無所取材不知所以裁之之材也濩以和其性即聖人所謂和之以文之和也取材和性之說大可爲變化氣質之喻然朱子有治藥之喻矣醫家以生藥爲不可用其性足以

殺人須治之以和其性亦本扁倉以來之遺法朱子即借以喻學曰吾正恐其治之太過而藥之本性失耳夫辛不辛則不可以達酸不酸則不可以收人之有狂狷之性也善治之則化而爲中和不善治之則反化而爲涉世之套中之士然則藥可以喻疾民之有三疾猶藥材之本性之辛與酸也治之過而不能達不能收則藥材可委而棄之矣今之所謂善涉世者太半相於頑鈍而不知恥者也漢人曰不過教我以諂耳昔之所誚以爲諂又今之所稱以爲良藥也

然則今之自以爲無疾者正謬治之以至於不知痛
痒耳故有應疾而不疾者則不爲狂狷之鄉原是也
不應疾而疾者溺於貨色勇之鄉人鄉訕是也齊宣
王亦自以爲有三疾曰寡人有疾而好貨好色好勇
是人人有之而自以爲奇疾而不可藥而又不受藥
也亦惑矣是三疾者尚可化而爲神情之游戲何況
狂狷之疾乎故無疾則爲本爲石而非人人有血脉
[illegible]流者也是以以疾爲苦亦以疾尚有可治之症
[illegible]者也

廣孚化教汾州府九學諸生

易之目爲說而巽孚乃化邦也爰廣諸以教言

聖人卦中孚而繫之豚魚程傳曰豚躁魚冥物之難
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無不至矣本義曰豚魚
無知之物至信可感豚魚是以豚魚爲二物也豚與
魚之二物與風豈相涉凡水族之於陸產無不具故
魚而似豚者謂之豚魚如魚而似人者謂之美人魚
其種無不肖也豚魚即今所謂江豚也唐詩云石燕
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盖石燕飛則雨之信

江豚出則風之信如白鴈來爲霜信也故江人以豚魚出爲拜風風將至則豚魚先知之每以爲風占也豚魚處澤中者也巽風象兌澤象風上而澤下其應之者孚之也蓋豚魚之性說風風之來彼獨信之而不失其期然則中孚豚魚之義非以孚其愚而奇之正以其有常而可孚信之爲定理也

廣彊燮教汾州府九學諸生

書之目爲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爰廣諸以敎言剛柔之克亦五行相勝之義也柔克剛如水之克火剛克剛如火之克金剛克柔如金之克木柔克柔如木之克土土之克水也儒氏以沉潛高明爲氣質之偏至乎人彊弗友燮友爲習俗之過至乎世愚以爲四者之病亦有淺深焉高明沉潛雖失中而近之者也彊燮文觭於一致剛克剛如醫家所謂火攻火也孔子之於子路斥之以野斥之以不得其死是也柔

克剛如於子貢夫我則不暇使賜多言之類是也柔克柔如魯人獵較亦與之爲獵較是也剛克柔如於冉求求無乃爾是過與淡弗能救與之類是也剛克剛以伏其不馴之氣柔克柔以引而進之而賈生斥髑髏之論亦剛克剛之義與韓子原毀云苟能如是是亦足矣之論柔克柔之義也

廣俔天之妹教汾州府九學諸生

詩之目爲俔天之妹爰廣諸以教言

諸生之爲文者皆以妹爲兄妹至云太姒與　上帝爲同氣天萬法之祖也而人顧可兄目之耶侮天莫茲甚周公不如是之悖戾如若說則　上帝者周公之所舅目之耶不大可絕倒耶愚不知何處得此學究解以流傳於副墨家耳妹蓋少女之稱也易卦有歸妹曰歸妹人之終始也注亦稱少女也又曰帝乙歸妹如以爲兄妹之妹則嫁娶必以妹將長女不嫁

如襄公時之齊俗耶天妹云者猶言天人云爾即如贊太白之才者曰是子天才英特西極之馬稱天馬之類盖云其人不似自人間來耳孔子作春秋冠王以天而孟子亦曰天吏則天妹之義與以妹爲兄妹則嵇康幽憤之詩田恃愛肆姐姐嬌也亦豈女兄之稱耶

廣禘廟伐邾教汾州府九學諸生

春秋之目爲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公八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僖公二十有二年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僖公三十有三年爰廣諸以教言

母之當尊不待有功於已而後尊之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僖公以立既厚賜季氏以汶費而開强私室之漸德其母而致於始祖之廟以嫡妾也尊其母不卑其父若祖耶人生主祖父而越禮以事母故春秋不之與也須句母姓而邾子滅之公伐邾而取之報

怨於母家此亦情之所至乎而春秋之書取亦責備賢者以非王命之過與又十年而訾婁之取不已遂之師又踵出矣終身念母而報之怨胡氏所以方之於平王之戍申與詩人賢僖公而頌之曰壽母然春秋之不以其致母爲禮報怨爲義而譏之則孝固自有應止之善則與

廣天官六大教汾州府九學諸生

禮記之目爲天子建天官先六大爰廣諸以教言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之長也六典者六官之職大宰總之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史官之長也則春官屬也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辨六號辨九祭辨九擂亦春官屬也太卜掌三兆之瀍

掌三易之灋掌三寢之灋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亦春官屬也而吳澄氏以爲當屬天官也又奚不據曲禮以大史大祝僉屬之天官耶大宗大士周官不載不知當作何官惟春官有內宗外宗皆掌宗廟之祭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然惟大宗伯可稱大宗豈其所掌在邦禮與天官獨相同乎乃與之僉大耶然不可曰建天官也夏官則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然司士既衡司徒司馬司空司寇而稱五似不當爲大士也秋官則有士師掌

國之五禁之灋掌士之八成而列於鄉士遂士縣士朝士方士訝士都士家士之前則似當爲大士然亦非天官屬也諸生之爲此文以六大槩舉似未當命題者截下句即不應舉大宰然不可不云大之中更有大者焉以此意挈其綱也挈其綱乃可協建天官之義張子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盖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則天官之職寔兼五官五官之屬皆天官得而屬之者上古止有五正木火金水

之四正則春夏秋冬之四宮而土正即地官也土中央故兼四正而長之然必合五行而後可謂之天故周官以天覆之而稱六九六合之義萬古不易者也用世者不可不學天官

廣體四用三教汾州府九學諸生

論之目爲天地體四用三爰廣諸以教言

邵子曰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又曰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

特體數也三月三十日用數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于三而極于九也愚謂天有四時而有中氣故其數五地有四方而有中央故其數五天則五星地則五行皆五也合之而爲數之全爲十也至於十而陰陽之數全矣百千萬億兆皆十也非增之也河圖之有十而方則五也其五配之也洛書之有九而正則五也其四隅之也陰陽分而天地各五焉一者天也一天而變四時一者地也一地而變四方四有體而一無體合四時而爲天天以四時爲體

合四方而爲地地以四方爲體然四之中止用其三焉何也三才之道也道止於三才故四之中又有不用之一也老氏曰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與此合王人也合天地而爲三也故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合天地人而爲道故不用之一以況道也道自然者也故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以四時論如皇極之數之有十有六也則當有春春春夏春秋春冬夏春夏夏夏秋夏冬秋春秋夏秋秋秋冬冬春冬夏冬秋冬冬之十六月矣而時止三月月止三旬

去其用之三也旬之有十日者又天地之全也故春之三月卽夏秋冬也夏之三月卽春秋冬也秋之三月卽春夏冬也冬之三月卽春夏秋也春夏秋冬各自爲不用之一也聖人之作易也有八卦八卦者體四之變也四卽四象象各有變而爲八有六爻六爻者用三之變也三卽三才才各有變而爲六蓋以天之四體合地之四體遂爲八卦乾天不用之一也震坎艮者其用之三也坤地不用之一也巽離兌者其用之三也以天之三才合地之三才遂爲六爻故三爲地中之人五爲天中之人而二五貴也邵子又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疾易者二以六卦而成八也故爻止于六卦盡于八愚謂不易之四者乾坤坎離也反易之二者震反易而爲艮巽反易而爲兌故并四而爲二也以六卦而成八者則體四用三之象具焉愚之說補邵說者也邵子又曰用者止于三而極于九則天　之中有天地人焉地之中有天地人焉人之中亦有天地人焉太玄之所以有九贊而家夫子所欲廣易而爲九爻也愚

之爲太微有畢堯雝顥之四象體四也有上中下之三位用三也六位者合天地之用數而爲六四象者分天地之體數而爲四也